

書

古

文

訓

書古文訓卷第三

永嘉薛季宣

命貢

夏書

命尊土隨山乘木奠高山大川冀以无飢壺口亂梁
及嵒无攸太原望于嶽易尊裏底績望于奧章阜土
惟阜輿阜賦惟上上鎔阜田惟中中恒衛无刃大鱗
无徒島巨笈舩夾右履后入于河

禹治水在唐虞間舜肇十有二州之後而禹貢爲
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爲九故虞書九共州
自爲篇其平貢以別九州皆禹之事而舜無與也
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禹貢爲夏書考之於序蓋

夏史追記禹蹟書其任土作貢之本末自爲夏書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爲孔子遷其篇第也敷土行水也禹之行水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高山大川以導其流敷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兗南豫西雍三面臨河碣石又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圻敷土固所先也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畤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閒非禹貢之梁山也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

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山
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爲懷州武陟縣濁漳水出潞
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
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
清漳即衡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滏水
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
呼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未改諸
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濊貊肅慎之屬碣石
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
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

已去復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衡漳以西
因可致功土色旣辨種植有宜而賦稅爲可作矣
白壤白土也白土最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
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都畿有賦而無貢
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圻內固無之矣京
師百用取諸圻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非若圻外
之賦專以田爲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
肥瘠不係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政賦稅
視肥瘠爾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
賦之後者冀州河患爲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鳥

夷以皮爲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循海入
河至於冀州云夾右者海墪在其左也禹貢冀州
而及梁岐之治互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
未之信夏書旣載壺口不可誣也

涕河惟沿川九河无遺囑靈无身雍沮岌同桑土无
蠶是斧匹瓦土阜土黑墳阜中惟蘇阜木惟條阜田
惟中丁阜賦貞徒十十或觀卽同阜貢彭絲阜棊莢
亥浮于涕潔達于河

濟水出涿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入河合河流爲
滎澤南入鄭州滎澤縣東南流至青州博興縣入

海王莽時旱不復分流河榮澤至河舊道遂涸九
河自魏州貴鄉縣東北分流徒駭太史馬頰胡蘇
潔河鈞盤鬲津今皆在棣德州北接永靜軍滄州
界覆鬴簡河今亡其處大名有澗溝河故道九域
圖謂九河之一當是簡河以漢河堤都尉許商之
言考之九河間纔二百里覆釜在胡蘇馬頰間當
在瀛州樂壽縣南永靜之東光縣北簡河在潔河
北胡蘇南當滄州南皮縣界而東光界有簡城蓋
其處也鬲津漢在鬲縣今德州安德縣灘沮二水
入雷夏澤皆在濮州雷澤縣水經以河出瓠子爲

灘非也。漯水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河渠書禹釀二渠引河，漯其一也。兗州東南距濟與青豫分界，西距大河，中州兗地最平，河患尤甚。畿甸稍定，即首及之。禹疏九河以宣其下流，定雷夏以瀦其川，澤水無橫流泛溢之患。然後蠶桑之土皆復，其舊丘居避水者，降居於平地矣。蘇茂也，條暢也。草木暢茂，見黑墳之宜草木也。貞無交錯之名也。九州之賦交正，庶土用相補，除冀州上上錯，豫州錯上中爲一等，荊州上下，揚州下上，上錯爲一等，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而梁

州下中三錯爲一等兗州正出本等無補除也以
平川而有河患治之誠有不易十三年而後定爲
力非諸州比矣貢諸侯之獻篚物之輕細藏箱篚
進之者賦田賦也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
于濟或浮于漯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
河而冀州可至矣

海岱惟青以堦尼无畧惟嶺元遺阜土阜墳棄顛廣
席阜田惟上丁阜賦中上阜貢鹽絳棄物惟鎔代
絲臬鈎案怪后萊尼廷姆阜隸禽絲浮于汶達于泮
岱岱宗也嶧夷海隅諸夷虞書暘谷之地今登州

也濰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淄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沛岱畎太山之谷也萊夷今萊州汶水五源皆出奉符縣界至鄆州中都縣貫鉅野澤入濟青州西界泰山東漸于海嶠夷海上先無水患旣得而略其所導者濰淄而已海濱多斥鹵之地鹽貢之所出也海物惟錯所貢之不一也萊夷地宜畜牧水患除而後牧可爲也屢絲山桑之絲萊夷之貢此一種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

兼岱及淮惟徐以淮沂元又蒙羽元蓺大壑无糲東

遼底黍身土赤豸墳中木蘄苞身田惟上中身賦中
中身貢惟土五色羽畎憂秋嶧易孤臬泗顛浮磬淮
尼玼珠泉魚身隸。鐵縞浮于淮泗達于滄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東流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沂
水出奉符新泰界之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
泗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
縣界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張華說東原
漢東平郡今鄆州也嶧山在兗州鄒縣淮揚下邳
縣有葛澤山說者以爲嶧山非也嶧山殆無土壤
故山陽孤桐可貴耳泗水出兗州泗水縣至淮陽

宿遷縣南入淮磬石山在下邳縣北去泗四十里
泗濱之地不必定在泗上潞水分濟自興仁乘氏
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爲潞澤入泗淮夷大彭徐戎
之屬徐州東海北岱南淮西與豫州以潞濟分界
淮沂之水旣治則蒙羽之田可以種植大野爲水
之會而東原之患已平漸長也草木漸苞有包之
果多長生也土貢五色所以作社者夏翟雉羽也
出於羽谷孤桐琴材也取於嶧山之陽浮磬磬石
泗濱磬石今皆浮生地中不根著也蠙珠出淮夷
之貢暨魚并蠙魚貢之也山海經文鮐之魚背如

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鰓魚似之鰓魚又名
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其枯魚可致遠說文引
宋弘說蠙珠珠之有聲者未詳玄色也徐州水所
宜染織縞素之細者其篚玄及素也貢道言澚而
不言河濟言河濟之遠達澚而後通也

淮棗惟揚川彭蠡无絕易鳥鹵屈式江无入振泉底
正筱蕘无專耳中惟天耳木惟篙耳土惟廷屋耳
田惟丁丁耳賦丁上上鎔耳貢惟金式品瑤瓊筱蕘
白葦羽旄惟木鳥尾舟舫耳棗戴具耳苞橘柚錫貢
浴于江棗達于淮泗

彭蠡澤今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震澤今太湖
在平江吳縣三江不勝異說舊云江自彭蠡東分
爲三旣妄又曰南江在吳江中江在陽羨北江在
毗陵在毗陵者今即大江陽羨吳江但一江耳韋
昭謂松江浙江浦陽爲三江蘇氏以大江爲中江
漢爲南江彭蠡爲北江皆誤也職方揚州三江即
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爲三江耳
鄭道元說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此別爲三江與職方稱謂相
亂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

海爲婁江東南爲東江與松江而三以攷禹貢震澤之文爲得之矣案吳地記東江東南爲谷水即今松江東蘆漚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婁江今爲顧浦在平江崑山界近世治田多築湖爲圩岸漕堤壅斷震澤而三江遂廢瑤今玼字蜃甲似玉者琨石之美者惟金三品銅鐵錫也卉今蕉葛木綿之類織貝吉貝布也島夷朝鮮甌貉之屬今南方夷獠俗猶服吉貝布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雖大江下流江患已少其上流諸州如豫章貢贛盱塗南蜀湖漢彭鄱修餘諸水皆匯彭蠡下流諸川如

荆溪雪茗諸水皆會於震澤彭蠡未定則今江西
諸水泛溢太湖不泄則今浙西之地昏墊彭蠡爲
水之會而南方洲島所在安宅三江入海震澤遂
無海患今浙西多水患者由三江之不入耳篠竹
箭也蕩大竹可爲榦者揚州地多篁竹大木之下
厥草不茂山多大木故草夭而木喬也敘篠蕩之
事於土色之上者竹木產於丘山非塗泥所出也
包果實之傅皮者橘柚之屬也錫貢不常入貢錫
命乃入貢爾沿浮水而下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
海又自淮泗入滄沂沛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

三石九主
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之間無水道也

芻及臭易惟芻以江滅翰宗于彙九江孔殷沔沔死
而云土瘠徒又年主惟廷屋年田惟丁申年賦上下
年貢羽旄凶革惟金貳品柶榦栝柏砮磬碧丹惟篚
籛枯貳岬底貢年名苞匭菁茅年集。○。纁璣組九
江內錫大匏浮于江沔涔滅俞于彙望舉河

荆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即南岳也在潭州衡山縣
漢水出秦州清水縣至漢陽軍入江九江潯陽記
云白鳥江蚌江烏白江嘉靡江畎江廩江隄江苗
江皆在潯陽南張渚九江圖曰三里江五洲江鳥

土江嘉靡江白蚌江白鳥江箇江沙提江廩江參
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會於江
口終於桑落洲鄂陵亦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潯
陽今蘄州東南古蘭城也桑落洲在江州德化縣
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以古西陵縣隱測東陵之
地當漢廬江西界今漢陽蘄州間也鄭氏說殷多
也九江從山谿所出甚多言治之難也孔穎達引
漢志九江在潯陽南管東合爲大江言各自有別
源非大江也自江以南水無大小皆呼爲江案今
武昌潯陽江多分合無他水名江者鄭說非也沱

潛二水古說發源於蜀與江合流復爲荊州之沱
潛未之詳也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漢志夏
水自華容分江入沔說者以爲潛水華容今監利
也今江陵松滋枝江分三十餘派流復合曰筮籬
潛港在江陵公安縣案雲夢之地凡數千里待沱
潛之地而後定沱潛不必專在二處凡今江漢之
閒夏水泛溢之地川流非一蓋皆沱潛故道不可
考爾雲夢楚澤通名跨江南北司馬相如說方八
九百里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偏縣皆有
雲夢官郭璞說雲夢今巴丘湖蓋岳州巴陵之洞庭

也孔穎達以爲江南之夢宋永初山川記引魏武帝遺吳主書赤髀之役因過雲夢澤中有大霧遂失道爲證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南郡枝江縣華容縣皆有雲夢郭思說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鄭樵說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案雲夢地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潯澤不一故以雲夢兼稱之耳今雲夢縣屬德安府復州景陵縣有古雲夢城荆門軍長林縣德安安陸縣岳州巴陵縣南皆有雲夢而左傳書曰江南

之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矣字書江波爲溇州澤
爲夢雲夢謂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澤半在
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半出爲得其實
春秋文耀鉤謂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衡山皆雲
夢地西奄荆岳安復東包江淮誕矣荊州北界荆
山南踰衡山江漢所道下疏九江之衆沱潛旣循
故道則雲中土出而夢澤安治矣羽毛齒革實於
荆揚者犀象旄牛雉鳥皆南方徼外之產也柁古
椿字栝古檜字榦檀木也砥礪石之美者柁石箭
簇也丹朱砂也箇籥竹名栝亦竹也材中矢籛三

邦屨貢厥名包匭菁茅三國各有所產故貢之耳
名包洞庭橘柚之類匭當時工作此器菁茅三脊
香茅也劉黃說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
晉地道志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玄纁水宜此色
璣珠之不圓者今荊州多蚌珠不足貴也組綬屬
當時工織組也元龜出於九江之水然不常有有
之足以爲瑞謂之納錫受天之貺而納之天子也
荊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所便至豫州境陸
行踰洛乃至于河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爲
西河也

茹河惟豫州伊條渙澗无入于河榮嶧无絕遺沂泉
祓盟泥阜土惟舉丁土墳墟阜田惟中上阜賦鎔上
中阜貢剡泉締紵阜棊鐵鑛錫貢磬錯泮于彘達
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
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
澗水出河南縣潛亭東至偃師縣入洛其支流自
河南入澗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至河南入洛
榮波在鄭州榮澤縣界首受河水自王莽時旱
涸鄭康成說已為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為榮播

孟諸藪在應天虞城縣豫州南荆山北界河東南
淮濟伊洛澶淵皆導入河河流南溢滎澤爲之都
會荷澤泛濫導使被覆猛諸而豫州水患定矣豫
州水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也墳墟土脈疏而黑
者蓋下色也泉麻也締細葛也紵苧也縵綿也磬
錯攻玉之石也貢道由洛入河

萼易黑水惟梁州汶嶧无菑沱泚无衝蔡蒙皮豸呀
尼底縵阜土青驪阜田惟丁上阜賦丁弟或錯阜貢
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狹戴笈鹵頃因桓是徠浮于
泚俞于涵入于渭爾于河

汶古岷字岷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川縣江所出
曰汶江蟠冢山在秦州清水縣一在大安軍三泉
縣沔潛之所出也沔水即漢江上源沱江自永康
軍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潛江漢志
出漢中安陽縣潛谷入漢禹貢稱逾于沔非達沔
也桑欽水經又有涪水出漢中南鄭縣至沔陽縣
入漢亦非是又一潛水自沔陽潛流出巴郡宕渠
通罡山大穴鄭玄謂禹疏通爲西漢水庾仲雍謂
墊江別江出晉壽縣者爲潛其南源取巴西者爲
西漢郭璞劉澄之說與鄭合其實非也今嘉陵江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至馮翊殺胡縣入洛北地分
邠州殺胡耀州華原縣也酈道元說沮水東至池
陽縣分爲二流其一濁水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
沮至白渠復合注洛關駟以爲漆沮之水案宋敏
求長安記引孔安國說漆水一名洛水出同州白
水縣至富平合沮水爲漆沮水亦曰在川水至櫟
陽入渭池陽今耀州三原縣華陰屬華州澧水出
永興鄠縣終南山北至咸陽入渭荆山在耀州富
平縣終南太白山也博物垂山也皆在永興武功
縣烏鼠同穴山在熙州狄道縣瀘野在涼州姑臧

縣今日野豬澤三危在沙州燉煌縣平居海說在瓜州東南非也樊綽說麗水自南沼羅些城三危山南流至驃國入海以爲禹貢黑水然去雍州遠矣三危蓋三苗分北之地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下口龍門山在河中龍門縣崑崙山在唐吐蕃界莫賀延磧尾析支水名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今西寧州諸羌唐党項吐蕃渾地也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朱膺說涼州古渠搜國水經渠搜縣在朔方東非故國也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水皆

東流惟弱黑二水西注禹之治水先道其西入者
而後可以專意東鄉涇汭漆沮澧皆順流屬渭而
注于河則汾河渭之地荆岐南北無復水患終南
博物鳥鼠同穴西達豬野原隰無不平治三危旣
定而竄三苗之族皆得其所此言關中水患皆由
河渭河渭治而關中定矣琳美玉琅玕舊說石似
珠者今海中有青琅玕珊瑚屬也玉今出於西戎
而京兆藍田亦有之雍州貢路自積石乘河而下
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路皆會西河昆侖析枝渠
搜皆服皮毛之國種落散漫微弱不復制其朝貢

就撫之耳即敘敘其國之小大使之親睦不以遠人疲弊中國又使各得其所虞夏之略異於後之經理西域者矣附其事於雍州之末不在貢路之上者或處黑水之外五服之表謂之西戎非雍州之域也

衛岍及菘皇于蒞山俞于河壺口需首皇于太岳底柱折城皇于王屋太行恒山皇于層石入于棄鹵頃朱圖鳥鼠皇于太華熊耳外方臬柏皇于倍尾衛嶧冢皇于蒞山內方皇于大別嶧山出易皇于莫山過九江皇于傅淺原

岍山秦之吳岳在鳳翔天興縣岐山在岐山縣荆
山在富平壺口在吉鄉雷首山在河中河東縣今
曰三山太岳即霍太山厖柱在陝州陝縣析城山
在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
衛州河內縣恒山北岳也在中山曲陽縣碣石山
在平州盧龍西傾在臨潭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
亦曰白巖山鳥鼠同穴山在狄道太華山西岳也
在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虢州盧氏縣外方嵩高
山即中岳也在河南登封縣桐柏山在唐州桐柏
縣陪尾山在德安安陸縣今曰橫尾山蟠冢山在

清水荆山在南漳内方山亦曰章山在荆門軍長
林縣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魯山地說誤謂漢水
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左氏春秋楚軍拒吳自小
別至於大別小別山在漢川縣界蓋甌山也漢川
南又有内方山雖漢水所經不如是之近也嶧山
即汶山也衡山南岳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
州德安縣河渠書禹通九道自班固馬融王肅言
禹導山有岍西傾嶧冢南北中三條之說鄭玄益
以岷山廣爲正陽次陽正陰次陰之四列謂山之
脈絡雖江河不能斷其說固有證然未之詳也舜

典封十有二山濬川周禮兩山之間必有川焉書
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則是禹之行山利導其水
如舜之計未必窮地脈也隨山刊木真高山大川
小小川流固可因治之也其事煩碎不可盡錄故
所見者高山大川而已鄭氏四列爲是然其名非
古要爲導山之徑所見九道者耳記別九州又記
導山及川之事經緯以詳之也

遺弱水望于合黎餘波入于汭沙遺黑水望于武召
入于峯棄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澤舊

說爲居延海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以旣
西之文考之非也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
其沙隨風流行故名弱水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
黎水覆被流沙之後因不復究黑水自張掖至沙
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
當時之所見邪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
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爲可知也凡言導者
水行舊道由地中行也

道河積后皇于龜門崑皇于礪于會東皇于厖柱又
東皇于盟離東過秦內皇于大岷北過洛水皇于大

又北羽爲九河同爲並河入于衆

河源之說尚矣皆茫昧不了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閔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昆侖也東北流與磧石河相連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河源澄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則濁其說最可信華陰河渭閒也底柱在河中流最爲險阻孟津在絳州垣縣洛汭河南鞏縣界大伾山水經在成臯北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鄭氏云在修武武德界瓚注漢書謂爾雅山一成曰伾

成臯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間無此山今黎陽縣山
臨河豈不是大伾乎孔穎達謂瓚言爲然黎陽今
濟州也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甯杜預說
大陸吳澤吳澤在衛州修武則大伾恐不得在黎
陽今濟水枯瀆在恩冀州界至南宮入河舊說即
絳州之絳原出屯留者鄭康成讀如邠降于齊之
降以爲鉅鹿信都相去不容比數謂共山之淇水
或作絳字非也鄭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
里至大陸爲地腹案今吳澤并邢州鉅鹿縣廣阿
澤中山東鹿縣大陸澤皆有大陸之名紂都朝歌

舊號大陸之野鄙道元以爲絳水下亂漳津衡漳
舊道與屯氏河相亂自寧迄於鉅鹿皆爲大陸語
之漚洛厥勢眇矣水經漳水經鉅鹿東注謂漳流
旣斷絳自爲瀆入海考之禹貢北過泲水大陸不
可便謂之吳澤瓚與舊說未易訾也案河渠書禹
以河水湍悍難行平地乃隳二渠引河北載之高
地過降水至大陸孟康說一漯河其一出貝丘
西南折者貝丘今恩州清河縣二渠河漯而已司
馬公說河自大伾大陸播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
北流乃東入海兖州境包河朔勢高地堅故少河

患其說本於漢大司空掾王橫橫謂禹之行河隨
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
禹之所穿也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爲有
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
漢武帝時河徙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
逆河故處皆漸于海舊道堙矣頓丘今澶州濮陽
縣

嶓冢對漾東汜爲漢又東爲滄浪出水過武滋山于
大別卒入于江

嶓冢山在秦州清水縣漾水出焉至階州爲漢水

經均州武當縣滄浪洲又曰滄浪之水酈道元注
水經庾仲雍謂千齡洲非也地說水出荆山東南
流爲滄浪之水禹貢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
入也三澁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
爲地名在卽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噬
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汶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
於漢寰宇記亦名澁水疑卽三澁之一然據左傳
潭澁澁澁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
漫流沱潛尚不可辨況所謂三澁乎

東匯界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棄嶠山道江東別爲

沱又東望于澧過九江望于東陵東迤北岌爲匯東
爲中江入于棄

匯即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
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澧水出澧州石
門縣東合石門縣之涪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
庭即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西巴陵縣入江
東陵漢志在廬江西北非是水經江水過下雒縣
北刊水自東陵來注之又東得青林口下雒在興
國軍永興縣青林湖在蘄州廣濟縣東陵即廣濟
地離騷之澧浦也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

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爲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尚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道沈水東汜爲涉入于河洑爲滎東出于甸北又東至于滄又東北出于汶又北東入于棗

濟源謂之沈東離爲濟至衛州修武縣入河河水泛溢則南北被爲滎澤左傳衛侯及狄戰于滎澤在河之北孔穎達說滎澤跨河南北是也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汶水出兗州奉符萊蕪合流至東平中都縣入濟濟水自滎澤東出過定陶至乘氏

分流爲沂東合汶水入海案河南北二濟源流略
相接禹之導水因并治之後世諸儒遂有清濟橫
貫濁河之說故道旣涸固難詳究要爲河濟通貫
水脈非所求也

遺淮自臬柏東峒于泗沂東入于棄遺渭自烏鼠同
穴東峒于澧又東峒于涇又東過彭沮入于河遺彘
自熊耳東北峒于澗澶又東峒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九水與同三埒无完九山棐岌九川滌原九泉无陂
三棄峒同六府私攸歷土交正厓峇財賦咸則或舉
咸賦中崑

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四隩海內隈隩之地也司馬遷記道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蟠冢內方汶山九川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九陂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榮澨孟諸潞野四海禹跡未能盡達云四海者爲海內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之府庶土并論土田冀州之土白壤兗州黑墳青州白墳徐州赤埴墳揚州塗泥豫州壤及墳墟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和緩而無塊爲壤潤解而墳起爲墳黏而可搏爲埴田有上中下等隨雍徐青豫冀兗梁荆揚州之高下不同周禮所謂

以十二壤之名物以相民宅以任土事者也三壤以殖產上中下等為制周禮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冀州貢上上錯豫州錯上中荊州上下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揚州下上上錯梁州下中三錯兖州賦貞未治水前洛水懷山襄陵九州固不通矣九州之同海內之安良由列治九山之野滌導九川之源而有九澤之陂水由地中行莫不朝宗于海四海之內可以會同王室然後六府之官其職可得而舉不然民方昏墊六官安得而修乎六府修治則貢賦之

輕重可制辨五土之物立九等之法視田之高下
相地之肥瘠以任土事以作貢賦以理邦用絕長
補短以均地產之出九州之內悉程三壤之制庶
土正財用足簡易之政行於天下矣

錫土姓祗台惠先亞距舛行又百里甸舛百里賦內
總式百里內鍾式百里內夏舛三百里粟又百里米
又百里戾舛百里采式百里男耑三百里移戾又百
里媮舛式百里揆文教式百里奮武衛又百里粿舛
式百里尺式百里蔡又百里旅舛式百里蠻式百里
汜東漸于棗鹵隴于汜沙肺卒梟聲教訖于三海命

錫立珪告年成珍

錫土姓建立國家也諸子建國別子賜姓禹所謂
並建五長各迪有功者水土平治而後建邦錫姓
疆理之政行五服可得而辨也疆理禹所謂濬畝
澮距川者略之而論五服諸侯之事疆理之大者
也禹貢記真名山大川而不及衆流之細記五服
諸侯而不言丘井之法先王推小以知大舉大而
略細也夏史所記蓋其法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之命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堯明
俊德而黎民於變舜濬其哲而立德升聞修身而

天下平未有不自誠身始也祇台德先堯舜之率
天下以仁也不距朕行無遠弗届也禹貢記事之
史略言封賜之命者要切之語不可遺也猶舜典
敘象刑事稱其欽哉恤哉之戒也五服甸侯綏要
荒服也五服皆五百里王城四面皆二千五百里
即禹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總禾稊穗具也
銍刈禾也秭稊也粟穀也至米五等此甸服之賦
以百里之遠近爲輕重之差也二百里禾而三百
里秭者量出入以爲之衰貢法之深言也獨言甸
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知矣采卿大

夫邑男邦小國三百里外皆大國此侯服之制也
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爲之法制奮武衛者近
於要服有甲兵之備皆綏懷所及也夷易也蔡法
也蠻慢也流行無常居也皆馬融說要服略羈縻
以文法荒服蓋忽略而弗治矣前夷後蔡夷猶治
以平易蔡知天子之法爾蠻固任其來去況遷徙
之國乎先王治近略遠不以所輕易其所重而際
天所覆無思不服附近來遠其錫土姓之命蓋其
所以自治也漸進也被覆也暨及也東境進乎淳
外西境外被流沙固已在要荒之外禹貢揚州不

言南界冀兗雍州不言北界南北聲敎所暨遠矣
雍州界黑水而被流沙者皆即敎之境也帝舜也
玄圭玄玉之圭禮天子之玉用全玄純天色蓋天
子之寶圭也告禹之功於天則受寶圭之賜禪禹
之事定於此矣平王以天子之禮賜周公之後用
舜故事不明乎虞夏之禮也孔子謂魯郊禘非禮
周公其衰乎蓋謂是也

書古文訓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四

永嘉薛

曰斲

夏書

大堯乎曰嗚召六卿王曰嗟六卿也人予斲若女大
岫氏畎侮又行怠弃或正堯用勦豎元命今予惟龔
行堯也罰左亞攻乎左女亞龔命右亞攻乎右女亞
龔命馭非元龔也正女亞龔命用命賞乎祖亞用命
賜乎綏予則汝賜女

王者求備於己而後可以正人啓嗣禹而有天下
有扈不服天子征之而至於戰其無道甚矣啓作
甘誓聲扈之罪不過二語整齊其衆如恐不至自

治者至所以爲不可勝也六卿六事出而爲將各有軍事猶三公以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三正天地人之道也陳氏謂五行三正即六府三事扈之暴殄天物悖亂天常代天而王是宜致天之罰奉辭伐罪而略其微細之事此大可誅者也兵刃旣接號令不可紛紜節制之存即軍中之命也左攻左右攻右各致死力而不亂行謂之供命不循軌道不供命矣師以持重爲不可勝兵車左右二人而御處中動靜有法而爲詭御雖可幸勝而多至於債覆是故不守衛

之正亦爲舍命節制如此安有不虞之患乎孔子
魚論天子親征之禮以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
廟則以圭帛主命左祖右社之禮未嘗廢也古者
大封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爲有所受不敢專也即
軍中之廟社軍禮賞罰之速也用命不用命爲有
功有罪非專爲節制也仗囚奴也男子入於罪隸
軍事主嚴無五刑之屬仗僂但二等耳甘誓記啓
用衆爲賢足以繼禹之世而禹之與子其道可見
亦猶費誓見伯禽之事足以嗣周公之業也不誓
師而告六卿者有扈非天子之敵責師所以嚴軍

律也禹征有苗之不及刑賞者非對敵之誓也古者軍刑惟施於戰未戰不之用也戰危事也所以用民之命不敢輕也啓之不豫危事軍旅之中而又有禮焉勵以賞刑所以用民而亦爲不可勝也國語夏有觀扈比周之管蔡蓋兄弟之國也扈在永興扈縣有甘水甘亭前古帝王之稱儒者論之多矣大抵以爲三代德衰故稱王以自貶帝王皆天子號又何貶乎古以皇皇后帝極所尊之稱爾然而天子與天同號若非所以事天後世益文故稱王以辨帝記謂三代生稱王死稱帝此夏商未

有號謚之事周既以謚易名無復帝者之稱矣然
康王之誥謂成王曰皇后呂刑用皇帝稱堯死而
稱之故不嫌於配帝耳

五學出哥

太康尸位呂侑念威屢惠黎民咸式迺般逞亡庇畋
于大衆出表十旬亞反大窮后祈因民亞忍距于河
乎弟又人馭元母呂刃僕于衆出內又學咸邸述大
命出歲呂迓哥元弋曰皐祖大嘗民可芹亞可下民
惟當崑崙崑崙崑崙子鯨无下愚夫愚婦弋耐勝子弋
人弋失郟豈聖明亞見是圖子臨兆民氣庫若步索

出馭六象爲人上者柰何亞敲

尸主也逸豫不恤國政也荒淫敗度爲滅德黎民
咸貳則爲亂者非獨羿也夏都安邑今在陝州夏
縣洛表豫州之域洛汭河南鞏縣界羿自鉏遷窮
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吐谷渾界有窮蓋國名
也都河北而獵河南者百日宜其亂也弟仲康以
下從母須于洛汭見太康之有天下而不能安其
母使之越在草莽不孝之大也皇祖禹也民可近
不可下故近之則情通下之則勢遠所謂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也天子之貴在乎得民衆叛親離是

一夫之敵耳便安逸而欲與人角力則匹夫匹婦盡能勝己后非民無以守四方所謂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也一人三失失民則身從而國從之也君子知微知章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事而悔其何及乎怨不在大至於民怨失邦亦云甚矣故禹之臨下栗栗危懼若以朽索爲車之六轡惟恐馬之奔迸失馭而車覆也故臨下之道也禮毋不敬德在親民敬以明民自無荒敗之事也太康以禹之嗣有天下之重堂陛之勢視羿遼矣非因黎民咸貳將誰與拒之乎

元式曰嘗大出內逸色充外逸禽荒自酒饋音峻寓彫廡大弋牙此未或亞亡

訓亦禹之言也耽樂廢事曰荒內荒於色外荒於畋耽酒好樂窮極侈靡是皆妨敗於政害於民人充其所好則亦無所不爲是故紂作象箸而箕子唏卒有宮室臺榭侈服之事而荼毒於萬民有此一事足以亡國況其多乎易曰小人以小惡爲無傷而勿去是以罪大而不可捨惡極而不可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元式曰惟彼甸唐大此冀匹今失手遺商斤紀杵

底感亡元三曰明明哉祖萬崑山商大箕大則貽乎
學孫關后咏皇王府則大荒隊年緒覆宗隨禩元不
曰烏虜害歸予衷山悲万姓仇予予將焉介鬱甸虜
予心顏厘大怵尼亞睿年惠雖應可追

陶唐堯國名也堯都平陽今晉州也舜都蒲坂今
河中也皆在安邑二百里間冀州之境曰唐有其
方者自堯以來爲王圻也綱大政紀庶事也綱紀
相維以理國者紊失其一則并廢矣詩以大雅論
王道之興廢小雅見庶政之修斁紀綱之謂也欲
敗度則紀綱壞此滅亡之道也禹明明德以有天

下貽厥孫謀而爲之典章法度蓋守國之度也權
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關石和鈞同律度量
衡之事嗣王之有天下爲守此器耳獨言鈞者天
子當審輕重以爲天下則也關如關弓之執制之
也執制輕重所謂智禹身爲度聲爲律所謂時中
也觀德惟明禹之所以立國荒淫昏亂太康所以
失之也嗣王失守器之重宗祀遂以傾覆爲他人
有又將誰咎禹得之而太康失之亦不思之甚矣
君以民爲天蓋所依也虐我則讎至於天下之叛
將誰爲依歸乎鬱陶積悶也忸怩心媿也悲極而

悶無可爲者追念咎惟自作有覲面目職競由人
非民之罪也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曰綱曰權曰明曰敬曰慎曰
媿大禹作訓以垂戒者用此道也自反而不縮至
於厚顏者是誰之過悔之何及矣其三以下雖非
禹之遺訓實禹之道也

胷徑

惟中康羣位三棄胷戾命掌六節戲味廢手耽酒荒
于年邑胷后承王命徂徑

史記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相崩少

康立而無羿浞之事左傳相居帝丘謂大康失邦
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其臣
寒浞殺羿而因其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尋氏及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於有仍生少康浞處澆於過
豷於戈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犇有虞爲庖
正而邑於綸夏遺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滅
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復禹之迹案
帝丘今開德濮陽縣綸在應天虞城縣斟灌在青
州壽光縣寒斟在濰州北海縣仍古而字即書序
湯升自陲者禹貢雷首之麓也過在業州掖縣禹

在德州平原縣戈杜預說在宋鄭間而拱州太康縣漢之陽夏寰宇記謂太康之所城以五子之歌考之太康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從之待于洛汭其詩有失冀方之歎是羿未嘗得河南地而太康國於漢之陽夏矣泥滅二斟故相遷于帝丘相滅而後夏亡靡舉河上少康起河南以滅泥中興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有仲康帝相時事是在書傳皆可考先儒遂謂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誤矣肇始也始位四海初有天下也命掌六師受命爲大司馬之官也羲和廢職而荒于酒此其罪之大

者胤稱天吏逸惠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非止酒荒而已蓋羲和四岳之職相太康爲不道
當羿之亂遂專封邑迷亂于酒無復奔問之事故
仲康即位以爲首誅自啓以前天子皆親征伐至
胤之後大司馬方伯始有受命專征之事而天子
親征諸侯爲非禮矣書記征羲和事見太康君臣
相爲淫亂羲和畔去於急難之際其罪有不容誅
者仲康初立而能舉胤討其有罪爲得天誅之意
能攘后羿以終興於河南之地補太康之過可以
爲賢主矣先征羲和而不及有窮羲和罪浮於羿

矣事有輕重勢有彊弱征伐之際仲康固審之也
仲康有羿之難而使卿士征伐非情於政勢當然
也此誓而曰征者人臣以征爲重舉其大者也

告于廟曰嗟予大廟聖大蕃嘗明徵定采先王享謹
天戒人臣尹大憲憲百官攸補乎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道人呂木鐸徇于路官幣昧規工執藝豈呂諫元
或亞龔蚩大憲剗惟昔戲和顛覆乎惠沈鬲于酒畔
官離次倣擾元紀遐弃乎司馬季隴月朏辰亞集于
防瞽敎鼓會夫晁厪人交戲味尸乎官宅眷知旦悻
于禿爲呂干先王出牧

謨訓聖人之言明徵可以徵諸庶民定保用之保
定其身者外徵可信內修可保先王所以明物而
安身者謨訓於世不過此道君率德以敬天臣率
職以事君君臣交修以明明德於天下無思不服
所謂明徵定保者道人在周爲小宰之官歲首以
木鐸徇百官之戒令工師相爲規諫以謹常憲輔
厥后此謨訓之意也明失職之有罪時而賜之以
做其不恪者亦相規之事也官師百官之長工百
工也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瞽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敎誨師曠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
詳見者如此小宰戒在周禮曰各修乃職考乃法
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蓋詳於
此盾言固略之也左傳日月之會謂之辰歲十二
會所以合朔也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大
火房宿之大分也一行說古文集輯義同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
章示沖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引春秋
傳辰在斗柄天策焯焯爲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其
說最審訂天子救日之禮伐鼓于社瞽樂師也嗇

夫承命於天子者庶人之在官者日食有常度羲和曆象日月星辰者其職當知日變先事而告今日食之著而羲和不告果何職邪方羿之變羲和棄其官守酒荒于邑五紀之亂恬不加恤日食大變因不復知職且不供而何修輔之有先王之誅蓋所謂常刑也洪範五紀歲月星辰曆數堯之傳舜舜之傳禹皆以天之曆數在爾爲訓羲和之命堯獨以是咨之前古天子奉天其謹如此羲和之討不及他事惟以失職爲罪昏迷天象蓋浮於叛上矣律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合乎先王之誓

爲知此也

政筭曰先昔者數亡赦亞及昔者轍亡赦今予呂亦
大勩奉將芟芻亦勩士同力王室尚強予欽承矣學
貴命火塗崑岡玉后俱焚矣吏倫德毀于猛火殲乎
渠魁脅刃空亂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寔虛畏身志
允溢忠亨身畏允空形亦勩士楸姦才

政典大司馬法蓋兵法也兵法先期後期皆死軍
中戒令其以死齊民者驅之死地非死無以懼之
使人畏上甚於寇讎則心力同而戰必勝矣軍中
不聞天子之命惟聞將軍之令所以一人之視聽

肩侯之誓蓋此道也天吏天官蓋義和也義和放
縱甚於火燎岷山之岡玉石不分同於燼滅以言
奸命淫威曾善惡之不辨亂之所迫其禍甚廣奉
詞伐罪其可後於此時乎義和方夏之衰天子越
在草莽身為岳伯尊無與貳而恬不加恤荒燕阻
兵不祇叛官其作亂之罪固已當天討也義和非
能獨為暴亂良以威刑脅持其下與之同惡日月
之久習以為常既不可悉誅之固當有以解散其
黨其君有罪民亦何辜肆赦其民以解散之亦恤
刑之意也言義和之罪當行天罰而使其軍同力

王室則義和之叛命王室之深患也人之性善好
生有甚於好殺克是心也則可以爲仁仁者愛之
故惡其害之先王之制甲兵爲仁之具也好仁而
不去仁之害斯未以爲仁威克厥愛允濟濟人之
實也愛克厥威好仁適以害仁也烏乎之歎將以
伸其說爾愛人而去其害其仁莫之禦矣此之謂
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
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李靖說凡將愛結
於士而後可刑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
書戒其終非作謀於始也肩侯征義和而重汨天

之罪誓軍旅而及克愛之功仲康之使眉侯與侯
所以用眾義命輕重眾人固不識矣日食之為天
變至矣唐僧一行以戊寅麟德歷推春秋日蝕皆
入蝕限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入限者未必盡蝕
小雅日蝕十月虞劄以歷推之與開元歷皆入蝕
限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而詩云不臧日君道也月
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
而浸遠遠極又徙而交望而正於黃道則陽蝕之
朔正黃道則陽為之蝕當蝕十月而詩人悼之則
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或過或未分

月變行而避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陽盛陰微或天爲之隱四者皆德教之所生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蝕或頻交而蝕者一行明於曆者其論如此故并著之

書古文訓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